

沈周鑒藏博古考及明中期吳中嗜書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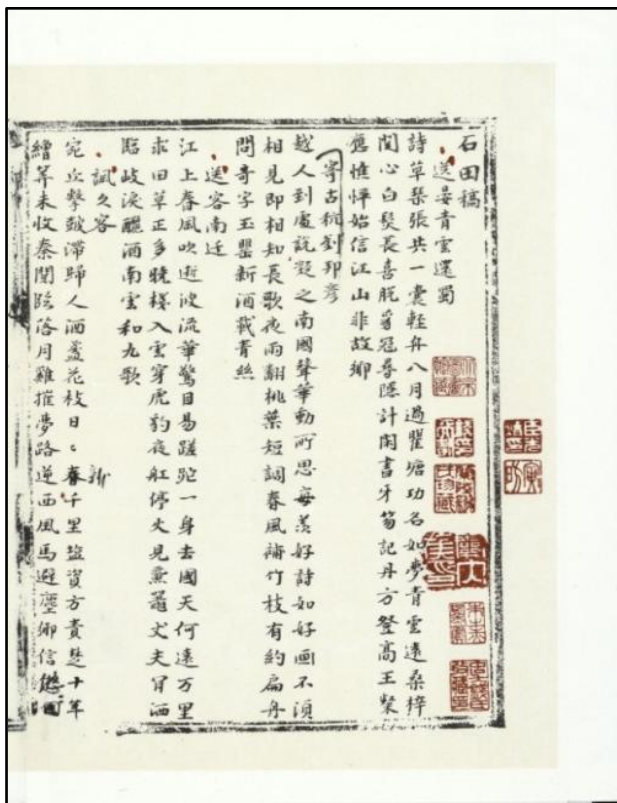
——從館藏《石田稿》稿本說起

徐慧

一、沈周及《石田稿》

沈周（1427-1509），字啟南，號石田，晚號白石翁，江蘇長洲相城人，終生隱逸。家學底蘊深厚，又天資稟賦，自小沉酣經史，博洽古今，書讀五車之半，其勤倍于經生。沈周詩名早于畫名，少年即天才溢發，為文援筆立就。從師于陳繼子陳寬，寬傳授不久，自認周詩出其上，遂避而讓之。周年十五作百韻詩，巡撫侍郎崔恭面試鳳凰台賦，周援筆立就，驚詫四座。後一生筆耕不輟，詩文著作頗豐，有詩文集《石田稿》三卷、《石田先生集》十卷、《石田詩選》十卷、子史雜著《石田雜記》一卷、《客座新聞》七卷（《千頃堂書目》錄為二十二卷）、詞作《江南春詞》一卷等傳世，又據文徵明《沈周行狀》、王鏊《沈周墓志銘》，啟南應還有《石田文抄》、《沈氏交游錄》等著作，惜已失傳。

頗為有幸的是，沈周詩集稿本《石田稿》（不分卷）得以流傳下來，現藏于國家圖書館。據成化甲辰刻本《石田稿》（已佚）童軒序言（重刻于弘治刻本中），稿成于成化十年（1474），後有所增益，錄成化十九年（1483）前詩，即沈周二十三歲至五十七歲（1449-1483）詩歌約1164首。是沈周存世最早詩集版本，四冊，計一百八十四頁。詩稿上隨處可見作者批校修正之語，其造詣精深、風格頗殊的前後期殊的



前後期一現。稿末有沈周學生、吳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抄配石田未入稿詩三首，

师徒二人书艺相得益彰。

颇为有幸的是，沈周诗集稿本《石田稿》（不分卷）得以流传下来，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据成化甲辰刻本《石田稿》（已佚）童轩序言（重刻于弘治刻本中），稿成于成化十年（1474），后有所增益，录成化十九年（1483）前诗，即沈周二十三岁至五十七岁（1449-1483）诗歌约 1164 首。是沈周存世最早诗集版本，四册，计一百八十四页。诗稿上随处可见作者批校修正之语，其造诣精深、风格颇殊的前后期殊的前后期一现。稿末有沈周学生、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抄配石田未入稿诗三首，师徒二人书艺相得益彰。

书稿先后经名家递藏赏鉴，明季先在文徵明正气堂，后为长洲收藏家钱谷所藏，清初入休宁藏书家朱卧庵桂髓楼，康熙间经长洲陆肯堂珍秘后又在康熙状元兰陵缪彤南有堂，后归缪彤之子缪曰藻宝宋楼，嘉庆时归于海宁藏书家蒋光手中。流传至今五百余年，故首末留有名家藏书印、鉴赏印几十方，如缪跋中提到的“吕仲成曾经赏鉴”，还有清道光时期藏书家钱天树多枚印记。稿后有清缪曰藻、海宁藏书家陈鳢跋。解放后，此稿为国家文物局所收，1955 年 7 月 16 日又移送至国家图书馆，保存至今。据缪跋称此书为“真天下寡二，人间少双之宝”，诗歌内容较此后版本更为丰富、可靠，或可认为，此稿为已散佚的成化甲辰刻本之底本。版本、文学、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沈周诗歌意象清新，颓然天放，历代诗歌评论家对其诗歌均给予很高评价，诗文集在明清时代便受到重视，明成、弘、正、万、崇等年间即多次刻印出版，在世时即已付梓三次，清初以后亦有多种抄本传世。已知数种刻本中除成化甲辰（1484）和正德丙寅（1506）刻本散佚外，其他均有流传。其中弘治十六年（1503）黄淮集义堂刻本在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均有藏；正德间（弘治甲子（1504）华理选本）安国刻本在上海图书馆和云南大学图书馆有藏（四库全书本底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陈仁锡刻本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馆有藏；崇祯十七年（1644）瞿式耜刻本在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馆有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底本）。三种清抄本则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

二、沈周鉴藏博古考

作为沈周而言，无论强调其画家还是文学家身份而失其他，都难免顾此失彼。除了具有精湛的画艺和独特的诗艺之外，因其“凡经、传、子、史、百家、山经、地志、医方、卜筮、稗官、传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¹，沈周的身份同时还兼有收藏家、鉴赏家、篆刻家、书法家等。以鉴藏为例。由于沈氏为相城望族，家资丰饶，又以诗书礼乐为业，世游艺苑，蓄藏之风，自其祖起，代代相传。故家藏故物，殆及百年，自高祖懋卿累积而下，藏获古文物书画珍品无数，称东南之最。据吴宽《隆池阡表》所记，周父沈恒所居器物古雅，奇石嘉树，掩映庭户，图书彝鼎，充物错列，法书名画，烂然充室。至沈周辈，凡遇名品器物书画，亦往往倾囊悬购，“散金时买画，补屋为藏书”²。再至沈周子云鸿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云鸿）特好古遗器物书画，遇名品摩拊谛翫，喜见颜色，往往倾橐购之，菑畚入，足以裕欲，而惟用以资是，缥囊绡帙，烂然充室，而袭藏惟谨，对客手自展列，不欲一示非其人，尝曰：‘米南宫愿作螽书鱼，游金蹄玉躩而不为害，余之癖殆是类邪？’至寻核岁月，甄品精驳，又历历咸有据，依江以南论鉴赏家，盖莫不推之也。又喜积书，雠勘勤剧。”³其子云鸿亦承袭家风，极喜积书，勤剧校勘，俨如书蠹。除能推别真贋美恶外，并寻核岁月，甄品精驳，又袭藏谨严，故其家蓄藏多为精品。翻检祝允明、李东阳、程敏政、吴宽、文徵明、朱存理、王世贞、王锜等著作中书画题跋及明清笔记文献，沈氏家族逮及石田，收藏之富，为其时东南之最，所藏之物，亦益完益盛，所藏鉴详见下图：

1 王鏊《石田先生墓志铭》，《震泽集》卷二十九。

2 史鉴《和徐天泉刘完庵同过沈石田友竹居韵》，《西村集》卷三。

3 文徵明《沈维时墓志铭》，《甫田集》卷二十九。

<p>法书</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张旭草书 ◆ 钟繇《荐焦季直表真迹》 ◆ 米芾寓大姚村所书三诗、老米《临黄庭经》 ◆ 刻本《玉枕兰亭》（见文徵明《玉枕兰亭跋》） ◆ 林逋《和靖处士小简》 ◆ 黄庭坚《发愿文》及黄书数种 ◆ 宋四家（苏黄米蔡）真迹一卷 ◆ 李忠定书一、张忠献书一、赵忠简札子一、外小帖一，吕忠穆、李庄简书各一，共一卷（见陆鼎仪、李东阳跋） ◆ 虞集《诛蚊赋》及元诸家墨迹 ◆ 苏沧浪、蔡端明、苏文忠、文定、山谷、海岳诸贤遗墨共一册 ◆ 山谷书老杜律诗二首 ◆ 山谷书《马伏波庙诗》一卷（谷自有跋） ◆ 王文正、秦淮海、米海岳、楼攻媿、杨慈湖诸贤手帖一卷 ◆ 苏文忠《前后赤壁赋》（李龙眠作图，隶字书旁注云：是海岳笔，共八节，惟前赋不完） ◆ 李龙眠书《女孝经》四章（每章亦龙眠书） ◆ 林和靖与僧二帖（启南与吴宽、李东阳、陈颀、张渊题诗，俱次东坡韵） ◆ 蔡端明自书绝句诗 ◆ 海岳自书词一卷 ◆ 张忠献父子与虞丞相札子 ◆ 邓侍郎、程雪楼、徐子方、卢疎斋诸公诗
-----------	--

<p>画作</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王维《江山霁雪图》 ◆ 李成画 ◆ 米友仁《大姚江图》 ◆ 勾龙爽《蜡屐图》 ◆ 郭忠恕《雪霁江行图》（上有徽宗御书“雪霁江行图郭忠恕真迹”十字。李东阳、吴宽、程敏政有题七言古诗） ◆ 李公麟《女孝经图》 ◆ 吴仲圭《山水卷》 ◆ 王蒙《太白山图》 ◆ 《谢康乐半身像》 ◆ 宋人摹《周文矩宫中图》一卷（有绍兴张澹岩跋） ◆ 赵子昂临《伏生授书图》 ◆ 刘珣藏僧巨然《赤壁雪屋会琴》二图（有金赵闲闻诸人诗）、高克明《山水》一卷（有吴宽、徐有贞跋。克明，宋仁宗时人，题曰“臣克明上进”）
<p>古器物</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商乙父尊（见吴宽诗，下有铭） ◆ 宋元丰年间古匏研等
<p>宝玩赏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唐僧怀素书《老子清静经》一卷 ◆ 虞集楷书诗帖 ◆ 元王蒙《太白山图》一卷 ◆ 张旭草书二十八字 ◆ 李龙眠笔 ◆ 米南宫《苕溪春晓图》

沈周既富藏名品，故终日摩拊谛玩，学画之初即摹仿诸旧画，多种评论称沈周“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凡宋元名手，一一能变化出入，……于胜国诸贤名迹无不摹写，亦

绝相似，或出其上。”⁴其临摹之功除倪瓒之外，多有出蓝之美。清代画学大家王时敏也从侧面强调：“吴门自石田翁，文、唐二公时，唐、宋、元名迹尚富，鉴赏盘礴，与之血战。观其点染，即一树一石，皆有原本，故画道最盛。”⁵换言之，沈周绘画即以临摹鉴赏之始，萃取诸家之长，唐宋元大部分名迹几乎都经其手、过其眼。故蓄古于其学画之意义自不待说。



共观书画自魏晋时已成为待客上宾之道，加之沈氏家族世代好客，沈恒、沈贞、沈周均秉承沈澄好客之道，延续西庄雅集之风，治具待客，海内名士莫不争相造门，请观其礼，并赏真迹。西庄、秋轩、有竹居常户履填咽、宾客墙进。丰富的蓄藏也是沈家吸引众多名士尽接名流的重要原因。客至，沈氏均“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玩品题”，并切磋甄别、识鉴阅玩、装褫铨次，定甲乙次第，辨真伪错讹。故由蓄古、博古而能鉴古、师古，沈周鉴古博雅之名闻名遐迩，曾多次鉴定古书画真迹（如上表列）。时与沈周交厚者便有多位博古、尚古之士，如史鉴（号明古）、魏昌、朱存理、华理（号尚古）。文徵明尝记：“时吴有沈周先生，号能鉴古。尚古时时载小舟从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与评鹭，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间，东南好古博雅之士称沈先生，而尚古其次焉”。⁶沈周之博古，举此一例，可见其他。

三、明中期吴中嗜书之风

沈周及其友人的鉴藏博古之风在明中期的吴中地区颇为流行，吴中文士几乎个个都是收藏与精鉴兼善的行家里手，除此之外，他们亦好读书、著书、藏书，

4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转引自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37页。

6 文徵明《华尚古小传》，《甫田集》卷二十七。

并于吴中博雅传统基础上直接带来了吴中知识学的扩张和知识流通的加剧。

知识流通的加剧从吴中文士朱存理、都穆、杨循吉、唐寅、蔡羽、祝允明等嗜书、读书、著书、抄书、藏书的热情可以管窥一斑，试举几则文人好学的事例予以说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朱存理：“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忘学。居恒无他过从，惟闻人有异书，必从访求，以必得为志，手自缮录前辈诗文，积百余卷。他所纂集若《铁珊瑚网》……又数百卷。既老不厌。”同书载都穆：“泛滥群籍，挟《兔园册》，教授濠上，几二十年……吴门有娶妇者，夜，大风雨灭烛，遍乞火无应者，杂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扣其门，果得火，其老而好学如此。”又同书载杨循吉：“居家好蓄书，闻某所有异本，必购求缮写。结庐支硎山下，课读经史，以松枝为筹，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又载形参：“以著述自娱，户无寸田，未尝干谒，……客至或无茗椀，薪火断则冷食。尝遇雪，累日囊无粟，兀坐如枯株，诸人往视之，见其无惨懔色，方苦吟诵所得句自喜。又连数日雨，复往视，屋三角垫，怡然执书坐一角，不糝亦累日也。”⁷另有朱凯、阎秀卿等。吴中文人多勤于搜书、求书，不植生产，且多富藏诗书文物，而生活穷困潦倒。由好读书而至搜罗寻检逸书、抄录刊刻旧籍、勘定考订故遗等等。且举吴中文士黄省曾为例说明，黄省曾曾校刊或辑注的书籍有：《王逸注楚辞》（蓄）、《择善篇》（自《国语》）、宋杨侃《两汉博闻》（刊）、酈道元《水经注》（刊）、荀悦《汉纪》、《申鉴》（注）、袁宏《后汉纪》、《晋嵇康嵇中散集》（辑）、明潘希曾《竹涧文集》、《竹涧奏议》（校）、《梁陶贞白先生集》等。

而知识产生的加剧从他们著述的宏富也略可知见，当时以撰述吴中故实为主的地方性书籍便不胜枚举，如祝允明《成化间苏材小纂》、阎秀卿《吴郡二科志》、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刘凤《续吴先贤赞》、顾璘《国宝新编》、杨循吉《吴中往哲记》、黄省曾《续吴中往哲记》、《吴中往哲补遗》等等。吴中文人著述又多不止集部，而是散及子史说等部。再征黄氏为例，除上述辑注作品之外，黄省曾撰述作品有：诗文集《五岳山人集》三十八卷：赋诗十八卷，杂文二十卷，列集部；《骚苑》前三卷（共四卷，后一卷为张所敬补），摘楚辞字句以供剽剽之用，

⁷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303，301-302，280，302页。

列子部；《西洋朝贡典录》三卷，纪西洋诸国朝贡之事，列史部；《续吴中往哲记》一卷和《续吴中往哲记补遗》一卷，辑录吴中往哲故遗，列史部；《拟诗外传》一卷，杂论治乱之理，列子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其所著编有十八种之多。又以祝允明为例，二十九岁时，即已自著有《蚕衣》、《浮物》、《心影》、《吴材小纂》、《南游录》等书，共百余卷。

吴中文人多是博学通才，并好逞才斗艳，为在逞才斗艳中独占鳌头而对知识汲汲渴求，史料中有多处记载交游聚会中吴中文人你来我往、恃才炫彩的场面和行为。明书籍出版大家陈继儒有记：“余犹记吾乡陆学士俨山、何待诏柘湖、徐明府长谷、张宪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说，与吴门文、沈、都、祝数先生往来，每相见，首问近得何书，各出笥秘，互相传写。丹铅途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绡裘，几及万籤，而经史子集不与焉。”⁸除此他还记载了其乡说部七家之书，可见说部在其时的情况已愈胜之。又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是时吴中藏书家，多以秘册相尚，若朱性甫、吴原博、阎秀卿、都元敬辈，皆手自抄录，今尚有流传者，实君谦倡之也。”⁹以文竞、赛藏书的吴中风尚也可由祝允明《文选跋书后》一文得以证之：

自士以经术梯名，昭明之选与鬻珣覆久矣。然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吴中数年来，以文竞，兹编始贵，余向蓄三五种，亦皆旧刻，钱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竞，助以佳本，尤当增翰藻不可涯尔。（丁巳祝允明笔，门人张灵时侍笔研。）《文选》自隋唐以来莫不习之。余昔游南都，求监本，率多漏缺不可读，偶阅书肆获部之半，又非全书也。其后赴试京师，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见示，俨然合璧，遂留而成之，孔周何从得此精好，倍予所藏，好学之笃，又有好书济其求，宜有以庆赏，杨循吉跋。后题徐禎卿观，唐寅披玩。余家尚有宋板隶、篆《五经》、《左》、《国》、诸子、《史》、《汉》、《通鉴》、文集种种，净拭棊几展玩，觉古香可爱，后苕溪镌五色朱批各书，错陈左右，牙籤锦函，灿烂相映，奚百城之足云玉记。¹⁰

《文选》为六朝文之代表，祝允明蓄有多种旧刻本，钱孔周亦藏有善本，

8 陈继儒《晚香堂集》，《藏说小萃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9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 《枝山文选跋书后》，汪砢玉《珊瑚网》卷十六。

该书后有祝允明、杨循吉跋，又题徐祯卿观，唐寅披玩，由此可见该书至少曾辗转于这几人之手，吴人对于六朝文的态度也略可见出。从如此富藏诗书的祝氏对钱孔周所藏之精、之富所流露出的艳羨和赞赏之情已足以窥见吴中竞相珍藏善本旧籍的热情和风尚。